曲洧舊聞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張康節守泰州，召兼侍讀，以老不能進讀固辭。仁宗曰：「不必讀書，但留備顧問。」遂免進讀，未幾擢任風憲。

厚陵初，張康節預政，屢請老，不許。詔三日一至樞密院。進見毋舞蹈。康節曰：「本兵之地，豈容屍祿養疾。」遂力求去。

熙寧、元豐間，神宗奉事兩宮太后，盡心色養，有臣庶之所難能者。慶壽、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，天子朝夕親視服膳，至通夕不下關鍵。母弟荊、揚二王已冠，猶不許就第，往還如家人禮。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。言事官上章，諷請使出閤如故事，帝以為間親虧孝，黜之於外。

裕陵務尊崇濮安廟，且欲改卜寢園，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。一日，潞公同對，見眾人紛然而莫得其說，公徐曰：「陛下必欲遷之，有何所求。若求福耶，則已出二天子矣，更求何事？」自此改卜之議遂罷，不復言。

岐王始封昌王，時飛語云：昌字，兩日並出也。裕陵惑之，以問大臣，大臣無能對者。呂申公知開封府，因上殿奏事罷，上從容曰：「卿聞昌王之說乎？」申公曰：「不知陛

下有何所疑，若聖意不能釋然，以臣所見，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。」裕陵意遂解。

朱行中知廣州，東坡自海南歸，留款甚洽，其唱和詩亦多。行中嘗與坡言，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，其時判國子監，因上殿親得宣諭，令教學者看史。是月，遂以「張子房之智」為論題，上索第一人程文，覽之不樂。坡曰：「予見章子厚，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，及後作相，為蔡卞所持，卒不能明裕陵之志，可恨也。」

熙寧中，五經義成，介甫拜尚書左僕射，呂吉甫遷給事中，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，力辭不受，裕陵欲終命之。吉甫言，秀以疾避寵，宜從其志，由是王、呂之怨益深。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，出知陳州，而發私書之事作矣。

元豐初，官制將行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，於御史中丞、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名，又於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，其餘新政不合，亦各有攸處。仍宣諭曰：「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，然各行其所學，皆是忠於朝廷也，安可盡廢。」王禹玉曰：「領德音。」蔡持正既下殿，謂同列曰：「此事烏可，須作死馬醫始得。」其後，上每問及，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。未幾，宮車晏駕，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。新州之貶，無人正名其罪。紹聖間，黨論一興，至崇觀而大熾，其貽禍不獨縉紳而已。士大夫有知之者，莫不歎恨也。

裕陵彌留之際，宣仁呼小黃門，出紅羅，密諭之曰：「汝見郡王身材長短、大小乎？持以歸家，製袍一領，見我親分付，勿令人知也。」後數日，哲宗於梓宮前即位，左右進袍，皆長大不可御，近侍以不素備，皆倉皇失色，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。或曰：小黃門，即邵成章也。岐邸之謗大喧，成章不平之，嘗明此事於巨璫，巨璫啁之曰：「無妄言，滅爾族也。」

神宗喜談經術，臣下進見，或有承聖問者，多皇遽失對。范忠宣謂，立法本人情，怨讟可慮，造膝之際，累數百言。且曰：「願陛下不見是圖。」帝曰：「何如是不見是圖？」忠宣對曰：「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。」帝為改容，味其言者久之。

趙元考彥若，周翰之子也，無書不記，世謂著腳書樓。然性不伐而尤恭謹，館中諸公方論藥方，有一藥不知所出，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《本草》，亦不能省。或云：「元考安在？但問之，渠必能記也。」時元考在下坐，對曰：「在幾卷，附某藥下。在第幾頁，第幾行，其說云云。」檢之果驗，然眾怪之曰：「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，何也？」元考

曰：「諸公不見問，某所以不敢言耳。」

元豐間，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，其詩序有「慚非白雪之詞，輒效青唇之唱」之句。神宗問青唇事，近臣皆不知，因薦元考。元考對在某小說中，然君臣間難言也，容臣寫本上進。本入，上覽之，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。因問大臣：「趙彥若何以不肯面對？」或對曰：「彥若素純謹，僚友不曾見其惰容，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。」上嘉歎焉。

郭逵為西帥，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，逵知其必生邊患，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。韶讀之，怒形顏色，擲牒於地者久之，乃徐取納懷中。入而復出，對使者碎之。逵奏其事，上以問韶，韶以元牒繳進，無一字損壞也。上不悟韶計，不直逵言，自後逵論韶，並不報，而韶遂得志矣。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，無不切齒，而新進小生，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。近有一士人，自言久遊太學，論及韶行事，亦以此為智數過人，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。往時苟合干進者，持此自售，亦不足怪，不謂經此大變故，猶守舊聞。如此等輩，真是不識濁淨，其可責哉。

宣仁同聽政日，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，令御藥院繕寫，各為一大冊，用黃綾裝背，標題姓名，置在哲宗御座左右，欲其時時省覽。或曰：「此事出於簾幃獨斷，外廷初不知也。」予見故家大族子弟，往往皆能言之。

哲宗御講筵，誦讀畢賜坐，例賜扇。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，率群臣降階稱賀。宣仁聞之，喜曰：「老成大臣，用心終是與人不同。」是日晚，問哲宗曰：「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？用紙扇，是人君儉德也。君儉則國豐，國豐則民富而壽，大臣不獨賀官家，又為百姓賀也。」

建中靖國間，虞策經臣除吏部尚書，正謝日猶辭不已。且曰：「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，而陛下以臣代之，人其謂陛下何？」上曰：「王古雖罷去，朕方欲大用之，卿且勉焉。」

元祐奸黨置籍，用蔡京之請也。始刻石禁中，而尚書省、國子監亦皆有之。禁中石刻，崇寧四年冬因星變，上命碎之。時國子監無名子，以朱大題其碑上，曰千佛名經。其後歲月滋久，逮宣和中，所籍人往往多在鬼籙，獨劉器之、范德孺二公在耳。未幾，器之之訃至東里，晁以道對賓客誦「南嶽新摧天柱峰」之句，至哽咽不得語，而客皆技睫。

以道徐曰：「耆哲凋喪殆盡，緩急將奈何？」客曰：「世未嘗乏材，前輩雖有殄瘁之感，安知無後來之秀。」以道曰：「人材之於世，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。世之集名方、儲靈藥者多矣，然不肯先疾而備，至於疾既彌留，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，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，而取效速也。」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，而歎服之。

張才臣次元言，溫成有寵，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。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：「廢后之事如何？」適進曰：「閭巷小人，尚不忍為，陛下萬乘之主，豈可再乎？」謂前已廢郭后也。帝意解，因間語光獻曰：「我嘗欲廢汝，賴梁適諫我，汝乃得免，汝之不廢，適之力也。」後適死，光獻嘗感之。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，帝適見其事，問之，光獻以實告，帝歎息。自後歲率為之，至光獻上仙乃止。才臣，文懿公諸孫也。

國朝以來，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，其受代也，必展剌交相慶謝。蓋在任日，除私過外，皆得以去官原免，其行慶謝之禮，為此故也。自新政初頒，大臣恐人情不附，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，自是成例，而命官有過犯，雖經赦宥，及去官，必取旨特斷，以此恩霈悉為空文，而公卿士大夫莫有厘正之者。

祖宗時，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於公論者，間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，則往往務含容之，聽其善去以全國體。如歐公乞保全孫沔，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。近世喜用新進少年，不嚴堂陛，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，至無瑕可求，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眾聽，殊非厚風俗之道也。

祖宗時，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，有罰。晁文元任翰長日，以年高，欲留其仲子侍養，乃奏乞免注擬差遣，特恩許之。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，公卿、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為恩例，乃知員多缺少，大異於曩日也。

祖宗時，州郡雖有公庫，而皆畏清議守廉儉，非公會不敢過享，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。元豐以來，廚傳漸豐，饋餉滋盛，而於監司特厚。故王子淵在河北，州郡供送非時數出，謂之　　巡。元祐元年，韓川以朝奉郎為監察御史，言其事。

祖宗時，置京城覘者，專為伺察閭閻有冤枉，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。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，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，乃藉此以自助。士有正論，則謂之謗議。民有愁歎，則謂之腹誹。殊失祖宗之意，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。

本朝談經術，始於王軫大卿，著《五朝春秋》，行於世。其經術傳賈文元作，文元其家婿也。荊公作神道碑，略云此一事。介甫經術，實文元發之，而世莫有知者。當時在館閣談經術，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，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，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，有大言滔天、詭論滅世之語，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。

樂全守陳，富公在亳社，以不奉行新法事為趙濟所劾，謫知汝州。假道宛邱，與樂全相見。問寒溫外，富公歎曰：「人果難知，某凡三次薦安石，謂其才可以大用，不意今日乃如此。」樂全曰：「自是彥國未識此人，方平於某年知舉，辟為點檢試卷官，每向前來論事，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，自是絕之，至今無一字往還。」公不語久之，孫樸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壁後親聞其言如此。

邵先生名雍，字堯夫，傳易學，尤精於數，居洛中。昭陵末年，聞鳥聲，驚曰：「此越鳥也，孰為而來哉？」因以《易》占之，謂人曰：「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，自此蒼生無寧歲，君等誌之。」朝廷屢詔不起，後即其家授以官，堯夫力辭之，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，乞留告身在本府，俟痊安日祗受。朝廷益高之，元豐末卒，謚曰康節。

歐陽公在政府，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。子棐叔弼之官，道經洛下，曰：「汝至洛，可往謁邵先生，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。彼若留汝，為少盤旋不妨，所得言語悉報來。」叔弼既到門，堯夫倒屣出迎之。甚喜，延入室說話終日。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、所從學、所行事，諄諄不休。已而又問曰：「君能記否？」至於再，至於三。棐雖敬聽之，然不曉其意也。以書報公，公亦莫測。逮元豐間，堯夫卒，有司上其行。應謚而叔弼為太常博士，當作謚議，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，蓋是分付茲事也。先生其神哉！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，雖其事不同，而前知實相類也。

溫公與堯夫水北閑步，見人家造屋，堯夫指曰：「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。」又指曰：「此三間某年某月為水所壞。」溫公歸，因筆此事於所著文稿之後。久而忘之，因過水北，忽省堯夫所說，視其屋，則為瓦礫之場矣。問於人，皆如堯夫言，歸考其事，亦同。此事，洛中大夫皆能道之。

富韓公居洛，其家圃中淩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，歲久遂成大樹，高數尋，亭亭然可愛。韓秉則云：「淩霄花必依他木，罕見如此者，蓋亦似其主人耳。」予曰：「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？所謂不待文王而猶興者也。」秉則笑曰：「君言大是，請以是為題而賦之。」予時為近體七言詩一首，詩見予家集中。

晁檢討以道，於崇寧初嘗為予言，富公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，則面頸俱赤，人皆不喻其意。子弟於暇日以問公，公曰：「當使北時，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，後來將不知兵，兵不習戰，徒以聘問絡繹，恃以無恐。雖曲不在我，若與之較，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，未可知。忍恥增幣，非吾意也。」吾家兄弟嘗論之，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，不知此一段事也。

范忠文公在蜀，始為薛簡肅公所知，及來中州，人未有知者。初與二宋相見，二宋亦莫之異也。一日，相約結課，以長嘯卻胡騎為題。公賦成，二宋讀之，不敢出所作。既而謂公曰：「君賦極佳，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，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？」公欣然從之，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，用定交焉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